



鐵花仙史

第六回

紅顏淑女試題詩七步知才

詞曰昔時面目還存否俗態炎涼轉眼渾

忘舊怪他壁立家無有那知才酌宜詩

酒為郎憔悴腰肢瘦試請題詩落筆

龍蛇志而今埋沒暫時貧終須不在他

人後

右調蝶戀花

鐵花仙史第六回

昭和十年
一月三日
購求



說這陳秋遊初時見眾人一齊動手心下好不着急後見紫宸放出手段打得箇箇叫苦求饒直至紫宸出園而去方得放心却暗暗稱奇因見盃盤椅桌盡爲一碎打得不成模樣亦卽辭別元虛衆人而歸不提且說夏元虛見紫宸出園秋遊別去氣倒在椅吁吁發喘道罷了罷了。我之斯文掃地矣賀圖道今日好意請他入社飲酒又不是下教場教場

怎將夏兄竟當了一件軍器耀武揚威起來。實是氣他不過李叶符道真乃可恨吾輩衣冠子弟却被他如此凌侮難道就罷了不成。必須要想箇法兒處置得他淋漓盡致方可。消今日這口無窮之氣。元虛道這都是張兄一請請了這般一箇狠戾的兇神道來。以致吃他如此之苦。如今全仗諸兄替小弟出這一口惡氣才好不然一發小覷我杭無人物。

矣。張其白道：「再不想這小畜生倒有如此氣力，以致被他打倒，實是小弟之罪。但要算計一箇知縣的姪兒，也是容易之事。何必紛紛議論？」卜長俊道：「這倒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他的叔父蘇誠齋，雖是箇知縣，却甚風力。況兼蘇星這小猴子，奸猾異常，欲與爲難，未可輕易。張其白笑道：「卜兄也忒胆怯。真乃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要說諸兄的勢力，就是

小弟一箇現任吏部公子，難道反勝不來？一個知縣的姪兒，若依小弟愚見，妙在不要別尋頭路，只消寫了一張狀子，以冒勢殺人大盜虛架成詞，竟告在誠齋手裏，這叫做泥漿濯足之計。連他自己也洗不乾淨，怕不着急自然去央幾位大位來調停，吾輩無過是翼日優賜之類。那時夏兄只消寫得兩箇字去，他就一發着急了。元虛忙問道：「兩箇甚字？却

如此得力其白道一箇辭字一箇謝字他見
這辭謝帖兒知事不安心下怎不着急自然
又免人來再三拜求那時方纔說出只要蘇
星這小畜生來也讓我們打一箇暢快方才
罷手卜長俊道張兄也不要太打料得好了
倘不能如兄之願却將奈何張其白道殺人
大盜這樣大樞紐頭怕他不胆寒即使追究
出真情來那吃酒行兇打壞夏只是實他一

箇知縣難道該縱容于姪在任撒潑凌辱其
文的麼他的官箴爲重不怕上司叅究麼再
或不如我意只消家父一言連他這知縣也
出諸大門之外豈不更爲直捷爽快說得大
家一齊歡喜道有張兄如此作用吾輩之恥
可泄夏兄之辱可復矣張其白道不敢相欺
那些觸筆頭的求老三還請教我這老法家
哩話雖如此但兵貴神速今晚先揩磨了一

張好狀子明早便去施行衆人都道有理元
虛忙叫左右鋪設紙筆大家商量了有半夜
才寫得一紙狀詞打點次早當堂投遞不提
且說蘇紫宸出了夏元虛家園門一徑回至
衙內將此事一一告知誠齋誠齋道雖是如
此也只該君子絕交此是言不尚惡聲不宜孟浪以
傷自己品格紫宸道心育之輩只宜閉戶潛
修勤學補拙他偏要蠅集蜂忙搖頭展翅備

諸醜態世俗從而和之將士風日漓若不痛
懲一番以警將來則斯文掃地矣誠齋道就
要整頓斯文也只宜循循善誘豈必血氣爲
哉况這班獸物雖是碌碌之輩然皆悻悻之
徒安肯虛心服善必將志圖報復紫宸笑道
飽姪毒手恐已胆落即使欲爲楚漢亦直用
靴尖踢倒耳叔父何畏焉誠齋道我豈畏之
但事有所必至耳自今以後汝亦只宜斂跡

潛修毋作游俠之習。紫宸唯唯而退。次早誠齋坐堂。纔開得門。尙未放告。忽聞擊鼓。斗屈誠齋忙傳問何事。原來就是夏元虛招頭看時。只見他果然臉青嘴腫。衣巾碎裂。同着一班無賴公子。口中亂嚷亂叫。違反了反了。誠齋心下已自明白。却只做不知。出位來問道。諸兄有甚事情。不妨賓館領教。夏元虛等俱怒氣勃勃的。道。禁城之內。白日殺人搶劫事。

屬異常。尙何暇投賓館。今治晚生等。具有情詞。乞老父母大人。卽飭差捕究。以正國法。誠齋驚道。森嚴之下。怎有如此變異。既有狀詞。可取上來。左右卽將狀子呈上。誠齋一看。只見其狀云。

錢塘縣學生員夏天生具

呈爲倚勢劫奪殺人大變事。切天生於本月十五日。宴集同袍會文於潛花園。

中。慘遭兇盜蘇星窺知珍玩艷目頓起盜心持刃突入冒稱

老父母是伊叔父殺人肆劫財寶一空舉家震駭。有在社生員張其白卜長俊等爲証。伏念禁城之內。豈容白晝殺人。鬧市之中。那許綠林行劫。雖作盜者有恃。念敷化者無私。叩乞嚴捕重究。追贓正法。上呈。

誠齋看畢拍案大怒道。殺人大盜。法所必誅。又冒稱本縣爲叔。死有餘辜。旣禁城鬧市。白日搶劫。豈隣里坐視。汎兵不救的麼。張其白道。園隔重樓。內中被盜。外實不聞。惟治晚生等。因社期會飲。是以目擊其事。誠齋道。旣張兄親見。諒非虛謬。但殺人大盜。所關非小。又且干連本縣。若少有架捏之詞。鞠出真情。則罪有攸歸。諸兄宜斟酌其可否。夏元虛等見

誠齋不欲准其詞狀，只道胆寒，乃一齊嚷道：「強盜重情，豈可寬縱！別無斟酌，若老父母這里不准，生員們卽赴公祖按臺處投控。誠齋微笑道：『既諸兄別無斟酌，本縣難道倒要斟酌的？但事關重大，罪成不小，必須先詳問一箇的確。』既事經本縣自有堂規，諸兄暫退儀門，只留夏兄在本縣案前，一言始末，卽便捕獲正法。說罷，目視左右，卑役會意，吆喝排衙。張其白等只得退立儀門，留下元虛一人。誠齋正色問道：『狀上寫着道殺人肆劫，所殺何人？殺在何處？』一與本縣明言，以便臨驗。夏元虛張其白等因一時氣忿，又一時高興，思量要把那紙老虎來恐嚇誠齋，以爲定當下屈服。那里曾打點到認真的田地？今被誠齋這一問，登時語塞，遲了半晌，道：『殺人者將欲殺人耳，實未着傷。』誠齋冷笑道：『殺人償命，其

罪不容宥豈有將欲之稱又焉知果將欲耶既
未着傷爲何將殺人二字來欺誑本縣已先
坐着簡故入人罪矣元虛道無虛不入詞此
不過引用助語乃治晚生等用慣的文法但
白日大盜老父母何得徇私容縱反欲加罪
於治晚生爲緣林滿網不識老父母誠何心
也豈盜果令姪乎誠齋大怒道有這狀物不
知法度在本縣面前語言無狀今既犯故入

人罪左右何不去其衣巾兩班皂役不由分
說早將他方巾扯去喝叫跪下誠齋故大聲
道劫去財寶共有多少是何物件怎不開列
矢單却如此蒙混快須細細報來好待本縣
替你効勞追比元虛見誠齋變轉面皮認真
做作起來叫扯去頭巾已覺羞辱不堪兼之
兩行皂役呼喝如雷心下十分着急見上面
問他劫去甚財物回頭看衆人却都在下邊

被門卒攔定不許上來不覺發抖只得自己
打算道今日這事情看來有些不大十分利
市若再將財物說少了一發不妥不若多說
他些才像箇強盜因信口報道銀子只得五
千九百餘兩拜匣盛貯外又大官箱三隻內
有金珠衣飾等物約共萬金之數是實誠齋
見說問道這大盜共有幾人回來爲何却只
認得蘇星一個呢元虛道只蘇星一人並沒

第二箇誠齋呵呵大笑道既只一人却如何
負得這許多重物况一人怎稱大盜元虛道
老父母那知他力如猛虎一可當百誠齋怒
道奸弊已露還要強辨因喝退立儀門却叫
張其白等一班上來問道元虛已被本縣審
出真情供係你等唆訟不過酒後爭競如何
便誣以殺人大盜况汝等皆累世衣冠芹宮
文士正當潔身修行奮發青雲以慰令尊大

人裕後之思如何反教人爲不善甘爲無籍
下流。今日本縣若徇私不究他日令尊大人
聞之恐歸咎本縣之容隱汝等還道何如張
其白等見說俱各面面相覷。因是自知理短
只得直說道原係酒席賦詩元虛辭不能吟
紫宸執意不允以致毆打元虛因受紫宸大
辱氣忿不過欲圖泄恥故捏造虛詞強拉治
晚生等作証狀上事屬烏有然皆元虛所爲

與治晚生等不相干涉並非唆訟。還望老父
母鑒察海涵誠齋見說呵呵大笑叫元虛上
來道如今這故入人罪難道還是假的若不
反坐怎禁刁風。卽將籤筒推倒喝叫與我痛
打元虛見張其白一五一十將真情和盤托
出。一時又不能照應已是十分着急又見一
聲喝打左右亂來扯拽急得殺豬一般的喊
叫道實係酒後爭競並非強盜因疑紫宸非

老父母之姪。故設謬詞以相探耳。乞老父母念先父薄面兼之弱體不堪受杖。望賜寬宥。以後再不敢了。誠齋只是搖頭道。若是狗私寬縱。公祖按臺處知道。反疑木縣爲綠林漏網。這箇如何使得。元虛知是翻他前說。只是叩首求饒。誠齋執定要打。直嚇得元虛喉嚨叫破額角。磕穿才叫放起來。道紫宸卽非吾姪。亦不過詩酒盤桓口角是非。不思自己才

短。反以惡詞誣人。若非念爾臣裔。決不饒恕。以後急宜埋頭竄下。苦志青氈。庶冀克紹。若仍復如是。本縣訪知。斷難再宥也。說罷卽分付逐出。元虛與張其白等。直待出了縣門。方才放心。元虛埋怨張其白道。張兄今日倒不是與弟作干証。倒分明與蘇星做了抱告。爲甚將自己的隱情。竟好像是倒流三峽水。的一般。盡行說出。虧你不留瞞半句。與弟做

做出路若不是小弟乖活此時敝管已吃竹片矣張其白頓足道小弟只道吾兄真箇吐實情因想箭頭不硬箭幹豈是硬得出的故只得隨風轉舵以直告之豈知這老獪賊把話來套我但是吾兄雖不曾吐實正該照應照應才是元虛道小弟正要向前照應而吾兄早已滔滔出口如今事已如此悔也無及只是反被蘇星在那里恥笑正是

悻悻驕情漫逞奇

如筒儉腹事成虛

今番弄巧偏教拙

始信人稱捋虎鬚

住表夏元虛與衆互相埋怨且說王儒珍自與陳秋蓬在埋劍園讀書年餘之內不幸父母並沒守制在家那王悅在日雖曾出仕一番却是翰林閒職不過無多薄俸有其肥膩兼且爲人廉介所以囊乏餘錢而儒珍又甚曠達父沒之後不上兩年早弄得四壁蕭然

絕似相如臨邛落魄時矣幸尙留負郭田數畝租息還穀餬口不到得絕炊這年蔡其志奉命入都因見夏英之死不仕而歸又值王悅病沒不勝悲感在家愈覺無聊仍舊移至埋劍園居住他見儒珍寒素特甚雖是過意不去少爲齎助然亦恥其門楣而不悅矣這儒珍天性疎放口惟啣盃行樂竟不以貧爲念知其志不喜他也便久不往來這日却值

其志六表壽誕儒珍誼居半子豈有不去慶祝之理只得粗備辦些壽儀就叫墨童挑着一徑來至埋劍園早望見結綵懸燈張樂設筵却先有一班親友俱係縉紳前輩在那里稱觥獻頌忽見儒珍走入有幾個不認得的便問何人蔡其志漲紅了臉忙接口道乃是老殺才誰也相親亡友王悅的令郎你道其志爲何不說小婿却是那樣稱呼因值佳賓滿座貴客盈堂正

在揚揚得意之際。看儒珍那寒寒酸酸的行徑。心中深以為恥。故就登時改稱。世態炎涼。六都如此。這也不足為怪。其志因憎嫌儒珍在眼前。即叫老管蔡信引去後園盤桓。儒珍知是鄙薄他。却故意道。豈有此理。小婿為祝慶而來。少不得要捧觴介壽。况諸先達俱在此。豈有不陪侍而公然避去之理。其志色慍道。日後正長。何必今日多禮。至於親友自有

老管才至。蔡信自有

我在汝快去後園用飯說罷。目視蔡信。蔡信逼着道。王相公請去書房吃飯。儒珍因冷笑了一聲道。列位少陪得罪。遂同了蔡信來至後園。文官閣坐下。蔡信道。王相公且請寬坐。小的去叫送飯來。言畢自去。儒珍抬頭見花木依然。因想道。憶昔與陳秋濛讀書於此。看花賦詩。倏忽三載。思之覺生感慨。因迴視徘徊。少頃飯罷。推窗一看。却見一池碧水。荷葉

舒錢楊枝掛線大暢襟懷倚欄久之忽聞步履聲出自花陰抬頭看時却見兩個小鬟攏着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在薔薇架下遮遮掩掩儒珍定睛細看那美人生得雙眉春柳一貌秋花溫文似玉端重如金知卽小姐驚喜不定忙整衣出閣上前恭恭敬敬的一揖道不知小姐何由至此使不才得瞻仙姿殊愜鄙懷原來這小姐就是與儒珍產下時卽

便聯姻的蔡若蘭他的芳心蕙質所不待言更奇在七八歲便解吟咏將其志幼時之書盡皆覽徧至今二八竟成了一箇女才子每以道韞蘇小自許這兩箇小鬟一名紅渠生得偉麗一名嬌綃生得柔美皆若蘭所最得意這日嬌綃正在園中採花忽見蔡信引了箇少年書生入園知是儒珍忙復身入內報道小姐今日恭喜若蘭道深闥之中却有何

事這般的慌慌張張嬌綃道小姐每自說是
愛才如命因不知王相公腹中深淺時懷戚
戚常欲遣婢持題以探近來學問今日王相
公却獨自一箇在園內文官閣中小姐何不
親臨面試一決往時疑抱亦未爲不可若蘭
笑道歎妮子話雖如此我與王相公若未諧
花燭豈可私自期會於禮有碍嬌綃道我倒
不歎小姐知書豈不聞文君私奔尙稱千古

風流今小姐與王相公是夫婦名分已定又
非桑濮私期青天白日之下有甚嫌疑小姐
倒不要錯了主意小婢每每聞老爺道王相
公不務舉業飲酒嬉遊又恥他家計凋零有
不悅之意今日天付奇緣小姐若不去曉導
他一番未免增他日之憂若蘭見說嘿然良
久道從來深閨處女聲息尙不達外豈有不
得父命而與人期會雖他日之夫妻於今日

終恐未便嬌縮笑道若欲得老爺之命焉能有相見之事雖墨守禮法亦貴達權且今日之會實有三益小姐臨軒一試則知其文才虛實可釋往日之疑一益也至於會面之時小姐可以正言罪其往日嬉遊之非并告知老爺因而不悅之意彼非草木自因棒喝而去故態二益也嬉遊一去而感小姐之言必然發憤雞臆淬厲全鋒功名唾手可得絕老

爺意外之心三益也。有此三益。尚以小禮自

拘不知小姐誠何心也。若蘭半晌說道。細思

汝言似亦有理。但從來不曾識面。未免羞人。又將奈何。嬌縮道。小婢每見小姐讀烈女傳。掩卷嘆息。回顧小婢道。閨中兒女而能如此。真不愧鬚眉。今日之事。乃爾羞縮何無鬚眉。氣乎紅渠亦從旁攬掇道。嬌縮之言。實是不差。小姐不必遲疑。致悞機緣。若蘭無奈。只得

被嬌綃紅渠拉了瞞了家中大小一徑來至園內不期儒珍眼明知是小姐趨前揖問若蘭不勝顏赤來又欲還走倒是紅渠道他日總是夫妻何如此羞澁此地未便說話且到軒中敘禮卽扶了若蘭招儒珍同至文官閣內儒珍復揖道今日何幸相逢於此祇因令尊見憎是以踪跡久踈望小姐宥之若蘭低聲答道適聞郎君祝家嚴壽誕而來故得此

良晤但妾深處閨中以禮自持未嘗敢輕出戶今私會郎君於此者妾因每聞郎君一自先人沒後日惟飲酒嬉遊爲務獨不念居諸易擲青春而白首者倏忽耳青燈夜雨此日工夫黃榜秋風他時光采乞郎君念妾之言此後急宜猛省務修理舊業閉戶攻苦以副先人之意若仍執迷舉業一廢墜入輕薄之流家嚴聞之不悅恐姻親不無意外之虞妾

實心寒胆裂不知郎君竟何以爲心也儒珍見若蘭一番錚錚之言已覺刺心及說到姻親有意外之虞急得幾乎下跪因連連作揖道承賜藥言自知過矣敢不痛戒但在向者因念大丈夫昂藏七尺必當歷遊佳山水收取兩間奇氣以壯學識非敢樂嬉遊而廢舉業况功名之事同拾芥耳小姐萬勿愁損明秋當克副閨中之望而婚姻事全仗小姐自

主勿爲旁言聳惑是荷若蘭道一絲已定千金莫易妾心堅如鐵石郎君可無憂也既郎君許功名拾芥是必抱負宏才不爲爨下之炊焉能嘿識焦桐今庭外柳枝掛綠舞風弄月態若輕狂郎君何不揮酒一章使妾亦見大家手筆儒珍見說要他做詩搔着癢處正好賣弄才學便欣然道蒙小姐俯採芻言敢不知教第恐巴人俚句不好唐突西子一頭

說一頭磨墨濡毫將楊柳爲題不消半刻吟
成一律雙手奉上道呈教香奩乞小姐一定
推敲嬌綃接來遞與若蘭若蘭展開雲牋一
看只見上寫着柳枝咏其詩云

桃花輕薄海棠嬌 平等韶光到柳梢
綠映枕邊驚晝寢 青來筆底贈吟嘲
非關野霧新添恨 似惜春風假舞腰
多少遊人渾不解 相逢繫馬折柔條

若蘭看畢大喜道才思敏絕真子建青蓮之
流功名豈落人後乎妾初意以郎君荒於麴
生不勝其愁故不得已冒嫌相會少致狂言
用相激厲今閱佳章始信珊瑚珍異絕非樸
檉庸材可比倘再加淬厲何患不破壁飛騰
耶儒珍見若蘭贊美不勝喜悅道庸常之句
聊以應命過蒙小姐賞鑒加之虛譽殊令抱
慙無似不識小姐肯弗吝珠玉亦惠然示我

以瑤章香若蘭道女紅針指閨中所嫻至於
吟咏之事恐難並立詞壇也嬌綃在旁笑道
禮無不答小姐自然要回敬的若蘭再欲推
辭嬌綃早銷箋蘸筆扶若蘭向桌邊若蘭只
得步儒珍原韻亦走筆成一首叫嬌綃遞與
儒珍道辱蒙微言勉強塞責恐瓦缶雜奏於
簫韶之側適足污聽耳儒珍道小姐閨中之
秀定多柳絮之詞接過手來正欲據着忽聞

有人嗽聲一時驚散正是

相逢疑是謫天仙 只爲憐才不避嫌

驚起畫眉聲已杳 空留花影照欄杆

只因這一會後有分叫功名舛逆連理萋菲
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和詩不成當下受辱亦云可已然若
輩悻悻之態斷不肯卽此歇手誣控而再
遭斥辱固以收繳上文趁其餘勢更作快

意之筆拭足之亦因接手便寫蔡翁憎嫌
寒素一段納悶文字而借作抑揚之勢也
其叙文官闕才子佳人唱和頃刻成章正
反映三板不能措一字尚欲架虛詞圖報
復之白木公子卽一回而論亦必且極廻
環兜鎖之致



